

報以劉斯路的筆名，發表了《中日關係的理性思維》的文章，主要觀點是“中國和亞洲人民在處理對日問題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維。目前，要反的不是日本企業，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產品、日本的技術、日本的資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化為‘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進一步煽動日本國民的反華情緒，使他們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處”。翌日，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以及很多報刊都轉發了，相信這些觀點得到中央認可，需要降溫。那時，中國的GDP才有日本的一半，而到了2010年中國歷史性的首次超越日本，而當下快到日本的五倍。中國一個月的發電量等於日本全年還多。高市早苗所謂的“日本存亡危機”，許多日本右翼其實惶恐的是中國的綜合實力，才不是什麼“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東升西降趨勢繼續發展。不思悔改的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分子，找到高市早苗這個新代表人物。他們恐懼中國的日益強大卻又改變不了經濟依賴的中國市場的根本格局，於是一方面在歷史遺留的“美日同盟”做文章，一方面積極勾連“台獨”分子，用“台灣牌”來牽制和阻撓中國發展。有人說，高市早苗這個女人“無腦”，連美國都知道明確說武力介入台海踩了“一個中國”的紅線，模糊以對，她卻在國會公開說台灣涉日本存亡而動用武力。事實上，這一套論述的發明權是屬於安倍的，只不過安倍沒有“官式表述”而已。那麼，為什麼高市早苗孤注一擲？實際上，高市早苗和其所在的自民黨都面臨執政危機，公明黨離開了原來的執政聯盟，勉強招來的維新會與其矛盾重重。所以，高市早苗擺出強硬姿態，以軍國主義“張目”，祭起“軍工強國”的策略，以增加武器出口增加GDP。這一套，正正是利用“迷失30年”來日本大眾尋求經濟改變，以及80年來不滿被美國控制尋求政治改變成為“正常國家”的民間主流訴求。所以，高市早苗也喊“日本又回來了”的口號，也一時間蒙蔽了不少人，獲得短暫的高支持率。然而，特

朗普也明白她輸理，沒有被她拖下水。歸根結底，中國在新時代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除了站在了道德高地手握國際法理，更有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支撐。法理加國力，正是新時代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新特徵。

無疑，日本人尋求順應歷史潮流的改變是好事，但是重走軍國主義的道路則必然自毀前程。因此，徹底批判和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將其消滅於將起未起之際，不給其重新抬頭的些微機會，不但是維護二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也是在大變局條件下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要求。因此，對高市早苗批判窮追猛打，是新時代歷史賦予的責任，不可手軟，不可妥協，不可妥靖。

高市早苗以為她堅持不收回錯誤言論也可以過關，事實上，她已被釘上歷史恥辱架。國際社會已確切認知，所謂的“台灣”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的論調，都是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高市早苗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企圖廢掉“無核三原則”，企圖增加武器出口包括“03式地對空導彈”，都是復辟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行動。日本有良知的人民都應該有權瞭解這些很需要知道的“事態”。而且，還要知道玩火必自焚，高市早苗要在離台灣一百多公里的與那島部署中程導彈，是很不自量力，那面積才28平方公里小島根本還不夠解放軍的191遠程火箭炮打牙祭。80年前，中國戰勝了日本侵略者；80年後，軍國主義再犯事那必然被總清算。

高市早苗宣稱“日本又回來了”，但願不是打著“太陽旗”的。



掃碼聆聽原文



掃碼閱讀原文